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第二十九回 寫伏辯光棍無顏 聽良言名花有主

且說王雲生哀求秋谷道：「我們雖然喪了良心，章老爺卻並沒有落了我們的圈套，只求章老爺看破些兒，高抬貴手，免了送官究治，我們就感激萬分了。不瞞章老爺說，我們湊了許多本錢，原想做著這注生意，現在弄得人財兩空，還丟了這般臉面，我們當光棍的人落到這個下場，總算可憐的了，只求章老爺開個恩典罷。」說著就叩了幾個響頭。雙林更是羞容可掬，掩面歎歎。秋谷見了，心早軟了一半，又聽著雲生的話雖然可笑，卻也是句句真情，便一手先把雙林扶起，又叫王雲生起來。雙林低頭立在一旁，深鎖蛾眉，半含珠淚，秋谷更覺得心中不忍起來，便向眾人說道：「我本待把他送到當官，但既是你們眾位同聲相勸，我也不好意思掃了眾位的面光。現在他們既然自家認錯，我看著大家分上放過了他，免了他一場出醜。」

但還有一件，今夜的事情是你們當場共見，不要我轉背之後，他倒同我說話起來，那時事過無憑，我也奈何他不得。這須要叫他寫張伏辯方好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贊秋谷的見識不差。

原來王雲生雖做流氓，卻上海不曾犯案，所以極怕見官。當下聽見要叫他寫張伏辯，雖是心中不願，料想推托不來，只說：「這張伏辯，不知章老爺要叫我怎生寫法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起個稿子，你謄就是了。」隨叫家人取出筆墨，秋谷隨意起了一個稿子，遞給眾人看了，便叫王雲生用端楷謄好。王雲生勉強寫好了一張，秋谷取過，同眾人看時，只見那伏辯上寫道：

立伏辯王雲生，今因冒充官長，圖詐未成，求免送官究治。此後如再有訛詐等情，聽從懲治，立此伏辯是實。

後面寫著年月，並王雲生親筆的幾個字兒。秋谷看罷，見他寫得不差，又叫他在名字底下畫了一個花押，收在身邊。卻向眾人舉手，謝道：「今天多有費神，改日再謝。」眾人多稱「好說」，見事已停當，漸漸的散去。

一番擾攘，不覺天已大明，秋谷正要進房略睡片刻，見棧內帳房走了進來，手中拿了一篇單帳交給雲生道：「你開了這樣事情，我們這裡是不能再住的了，你快把棧帳算清，立刻就搬出去。並不是我們趕你動身，你可知這裡是租界地方，捕房的規矩□分嚴緊，設或被包探查了出來，這容留匪類的名兒，我們卻擔當不起。」

可憐王雲生好不容易花了無數本錢，結交了章秋谷，想要在他身上撈回一大注錢，不料章秋谷看破機關，弄得個人財兩失。此時手中正是空空洞洞的時候，那裡拿得出錢來，看一看那張單子，倒開著六□餘元，心上萬分著急，只得老著臉皮央求帳房道：「我此時手中實在無錢，請你們暫時容欠，待我出去設法歸還，兩三日日決不誤事便了。」那帳房見他沒有錢，就變了面孔道：「這個不能！你說得倒很是容易，我剛剛同你說過，你今天還想住在我們棧內麼？我實對你說罷，我們的房飯帳是不能少的，你休想短了一毫。你若真沒有錢，我只把你們的行李衣箱一齊留下，算個押頭，你去取了錢來贖回行李，就是這兩句說話，沒有別的商量。並且結好了帳，還要快些請你出門，免得叫我們受累。」雲生聽了，無可如何，只得走進房去與雙林說知。

原來王雲生的衣箱雖是空的，卻還有幾件單夾羅紗的時新衣服，連著雙林的衣飾，並那牀上的熟羅帳子以及煙盤煙槍各物，也還值得一二百塊錢。雲生和雙林商量，要暫時當了他的首飾去付棧內的房飯錢。雙林自從秋谷拉他起來，曉得秋谷還有些可憐他的意思，只懊悔自家打不定主意，上了他們的當，被他們包了出來，做著這無恥的勾當。眼看著章秋谷這樣一個風流人物，反要去哄騙他，現在弄得破了機關當場出醜，從此回到蘇州去有什麼面目見人？愈悔愈慚，愈慚愈恨，不覺咬牙切齒的恨起王雲生來。正在那裡暗泣，忽見王雲生進來，要將他的首飾去抵當棧帳，心中忍不住怨恨交並，便恨恨的道：「我上了你這般大當，弄到出醜當場，這還是我自家不好，不該聽信你的言語跟你出來。虧你還說得出這般說話，問我要起首飾來。我的首飾是我自己帶來，又不是你出錢置備，怎麼要拿我的東西去抵你的棧帳！」

說著，越想越是愧悔，止不住兩行珠淚直流下來，那說話的聲音早已岔了。

秋谷在外，聽得甚是明白，心中不忍，便把雙林叫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你還是打算跟他回到蘇州，還是怎樣？」雙林拭淚應道：「我一時聽了他們的哄騙跟了出來，現在弄得這般結局，叫我回去怎樣的見人？」不覺嗚咽起來。秋谷慨然道：「你既是不肯同他回去，不妨你在此間耽擱數天，等他們先自回去。至於你們的棧帳既然拿不出來，我同你總算認得一場，這幾個錢我來出了就是。」雙林聽了，感激秋谷，真是重生父母一般。王雲生也□分歡喜，謝了秋谷，自去收拾行李，立刻搬出棧去。

這裡秋谷向帳房說明，把他們所欠的房飯錢，一並歸在秋谷帳上。雙林歸並了自己的物件，仍舊住在原舊房內。

秋谷打發了他們，覺得暢滿非常，便歪上牀去，一覺直睡到日中時候方才起來。

對面雙林聽得秋谷起身的聲息，連忙走了過來，含羞帶愧，雙淚盈盈，對著秋谷又要行下禮去。秋谷看他態度惺忪，神情寂寞，低眉承睫，煞是可憐，老大的心中憐惜，急把他一把拉住道：「你好多禮呀，這件事情都是他們不好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？你不過受他們的指使罷了。我方才放鬆他些，一半為的是你，只要從今改過，就是好人，倒不必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」雙林聽了，又謝了秋谷，含情凝照的說道：「我懊悔自家沒有主意，冒冒失失的跟了這班光棍出來，非但受這一場羞辱，並且被他們拖累了名聲，將來不知怎樣的收場，真算得□分命苦的了。」說著，眼圈兒早又紅了，不覺哽咽起來。

秋谷見雙林的情景實是真心懊悔，並不是那隨口之言，便趁勢勸他道：「你雖然從前錯了念頭，猶幸你現在回頭甚早。只要你真心愧悔，自然不至於流落終身。」

但我替你想來，你有了這樣的姿容，何苦要做著這般生意，何不留心物色，揀一個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。就是年紀比你略略大些，或者家中並不□分富足，只要大家中意，不妨成就姻緣。切不可倚著自家的容貌不肯嫁人，一年一年的耽擱下去，白白的辜負了自己的春青，豈不可惜！從來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憑你有薛濤、蘇小的清才，樊素、小蠻的豐調，若要僅著在枇杷花下做這賣笑的生涯，只怕不到幾年，終久免不了車馬稀疏，門前冷落。趁著自己妙齡之際不肯從良，到了那年華老大之時方才回過念頭，急急的想要嫁人，那時更有誰來要你？再說起你們這般勾當，更不如堂子裡做生意的信人。賠了自家的身體冒險擔驚，就使敲到了別人的竹槓，卻是花了無數本錢，裝出許多圈套，傳揚開去，還不免壞了名頭，在我替你想來已經不值。再要遇著那一班精明的人物，看破陰謀，將你們一起送官究治，那時問起供來，免不得受些刑罰。我看你這樣的嬌柔身體，那裡受得起堂上的官刑？比如昨日的事情，若是換了別人，恐怕不見得把你輕輕放過，到了那懊悔嫌遲的時候，他們一班光棍可替得你麼？」

好個章秋谷，果然舌吐蓮花，詞霏金玉，隨處苦心勸說，指點迷途。雙林先前尚呆呆的聽著，聽到一半，已經止不住淚滾珍珠。及至秋谷說到後來，竟是不顧別人，滾在秋谷懷中低聲掩泣，雖然不敢出聲，卻已涕淚汎瀾，羅衣盡濕，連章秋谷也不知不覺的替他淒惋起來，倒著實溫慰了他幾句。當夜秋谷又細細的勸他一番，更把現在那一班嫁人復出的信人，出來之後倚著有些金珠積蓄，貼戲子，姘馬夫，鬧得一塌糊塗，拖了許多虧空不算外，還帶了一身的毒瘡這些情事，和他詳細演說，要想把他提醒癡迷。又道：「還有一個最近的信人，因為不肯從良，弄得窮餓而死。」

二□年前的朱桂寶，大名鼎鼎，是個上海花榜的狀元。當初時候真是纏頭千萬，車馬如雲，大家爭著要娶他回去，他卻戀著堂子裡的風光，不肯答應。不多幾年，年紀大了，漸漸的無人過問起來，窮到無可如何，只得在四馬路巷堂一弄，捻著一隻竹籃賣些瓜子花生度日，豈不可憐！」把個李雙林說得毛骨悚然，通身是汗，感激秋谷的心念直透心脾。

秋谷把他留了幾天，給他一百塊錢，叫家人送他回蘇州去。雙林千恩萬謝，臨走的時候依依不捨，望著秋谷，只顧把羅巾拭淚，點點滴滴的把一件紗衫上濕了好些，一步九回頭的走了出來。秋谷也只得硬著心腸，任他去了。後來雙林回到蘇州，果然聽了秋谷的話，留心擇配，嫁了一個閩門內開綢緞莊的老闆，居然生了一個兒子，齊眉到老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只說秋谷在棧中方要出去，忽見茶房傳了一張請客票進來，卻是辛修甫請在西安坊龍蟾珠家，上寫著「竹酒兩敘，務請早光」

的字樣。秋谷看了，叫茶房回他就來。

秋谷隨穿好了衣服，先到林黛玉處。黛玉要留他晚飯，秋谷不肯，說在西安坊有應酬，黛玉便不好留他。秋谷略坐一刻，直到西安坊來。進了房間，只見主人之外，王小屏、葛懷民已經在座，還有一個四□上下的客人，並不認識。見章秋谷進來，便起身一揖道：「章秋翁，久仰久仰。」秋谷連忙還禮。問起姓名時，方知這人姓陳號海秋，是個廣東南海縣的拔貢，現在都中當一個七品小京官，是辛修甫的好友。新在京城出來，聽得辛修甫極贊秋谷是個當今名士，肝膽照人，所以甚是仰慕。當下兩人周旋了一會，陳海秋看著章秋谷，綺年玉貌，大雅不群；章秋谷看著陳海秋，氣宇深沉，老成持重，彼此甚相愛敬。坐談未久，已見娘姨進來排開桌子。

派好籌碼，議定章秋谷、陳海秋、王小屏與主人辛修甫四人一局，五□塊底二四。

秋谷道：「我們彼此朋友，不見得想要贏錢。五□塊底二四不太大麼？」修甫道：「我原沒有什麼一定，今天是陳海翁的意思，要略略碰得大些。」秋谷聽是陳海秋要碰大些，就不開口。扳了位，輪該秋谷起莊，碰了兩圈，台上甚是平穩，沒有大牌。

秋谷正在起牌之際，驀地抬起頭來往對面一看，只見辛修甫背後坐著蟾珠，正在那裡同一個二□歲上下的女子咬著耳朵說話。秋谷留心看去，見這個人的神氣打扮不像娘姨，不像大姐，隨身衣服懶散梳妝，卻生得體態嬌嬈，風姿豔麗，一眼瞅著秋谷，正與蟾珠說話。秋谷見了他的面貌吃了一驚，尋思他這付神氣好似二年前在天津東閭樂的陸晚香，越看越像，不覺看得出了神去，把手內的牌亂發起來。恰好秋谷自己的莊，修甫坐在對面，已經碰出三張西風，手中做的是萬子一色，三張二萬，三張白板，一對中風，一對九萬，已經等張。秋谷自己手中本有一對中風，一張白板，恰好碰了三張一索，打算要發去白板便好等張，說也可笑，秋谷往對面看得認真，正在心中摹擬那陸晚香的豐度，不覺忘其所以，有些模模糊糊起來，本來要抽出白板，一個不留心誤抽了一張中風出去，辛修甫「撲」的把牌攤了出來。

秋谷見他和了這樣一副大牌，又有三張中風，詫異起來，連忙把自己的牌攤出一看，見白板依然不動，中風卻少了一張，方才曉得誤發了一張中風，致被辛修甫和了一副倒勒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真是有些昏了，你們來看，喏，一對中風竟會打了一張出去，被他和了這樣一副大牌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！」正是：

舊日之桃花無恙，小杜魂銷；重來之人面依然，徐娘未老。

欲知後事，請看下回。